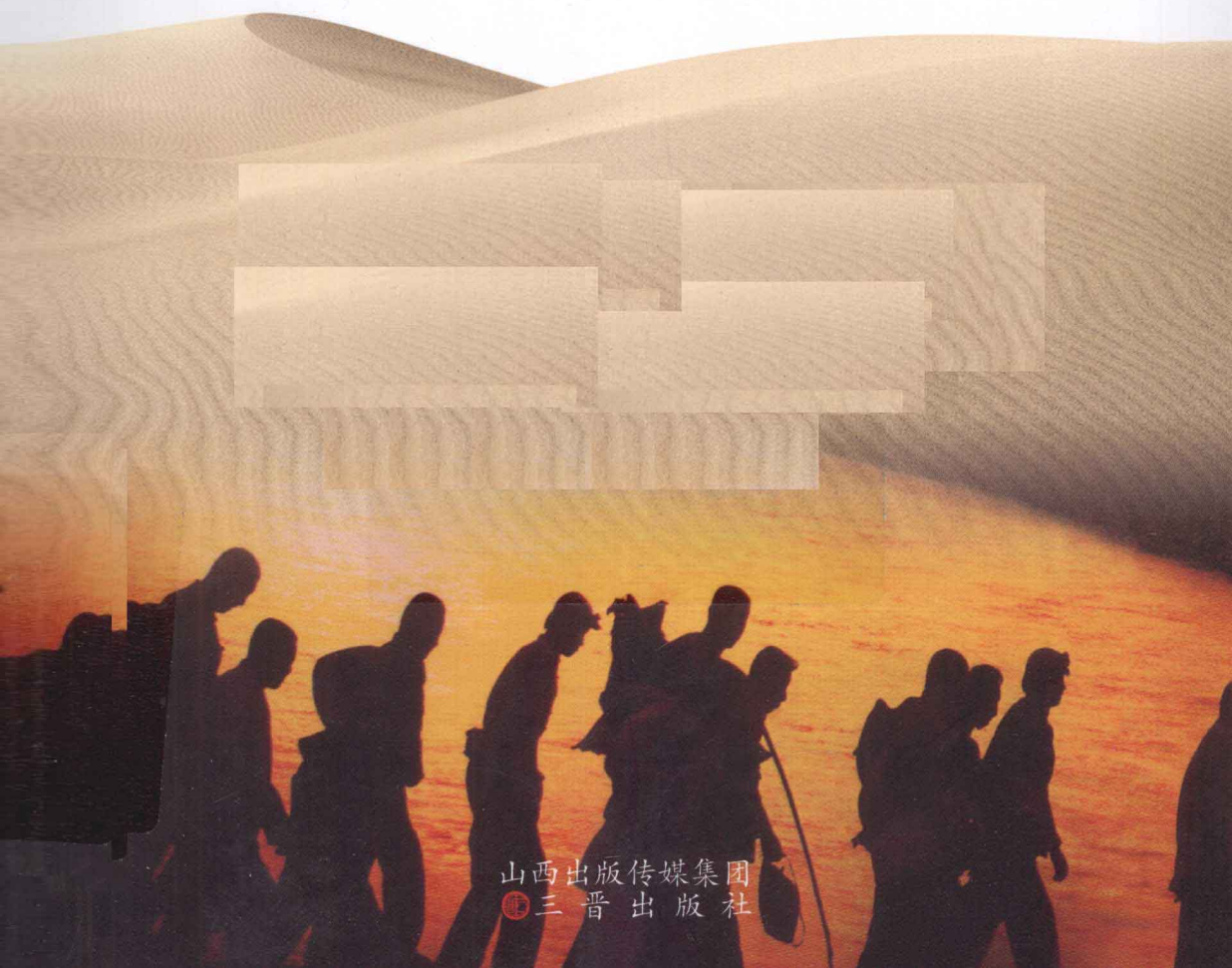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西口三部曲》之三

西口情歌

中国首部大型原生态民歌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

燕治国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《西口三部曲》之三

西口情歌

中国首部大型原生态民歌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

燕治国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口情歌/燕治国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
2011.8

(西部三部曲)

ISBN 978-7-5457-0410-5

I. ①西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0806号

西口情歌

著 者: 燕治国

责任编辑: 李永明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5.25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数: 1-2000册

版 次: 2011年12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2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410-5
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浩瀚的库布齐沙漠,晚霞绚烂。本剧作者行走在沙漠深处。他不时停下来,焚香酹酒,虔诚拜祭先人。他的身后留下一串串脚印。

画外音:那年春天,我走进库布齐沙漠,沿着我的先人们走西口的足迹,去寻访他们当年经历过的艰难与辛酸。我看见撒落在荒原上的累累白骨,我听见千万首凄美柔婉的西口情歌……

随着凄楚的《走西口》旋律,一幅走西口路线图缓缓铺开。线路化作股股人流,水一样渗进蒙古荒原。

一排大雁从天空掠过。

画外音:先人们说,每年大雁回家的时候,他们也要回家了。

第1集

001

库布齐沙漠上涌动着正在回家的走西口汉子。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,浑身上下都是沙土。天空传来大雁的鸣叫声。汉子们抬头观看,脸上露出喜色。

几辆灵车从远处驶来。汉子们扭头望去,肃然噤声。灵车近了,棺前除各种供品外,还拴着一只大红公鸡。狂风吹来,人们默默护住灵车,艰难行进。有人向空中撒着纸钱。纸钱在空中翻飞飘扬。蒲父高举竹竿,竹竿上长长的纸幡在风中飘曳。他时不时呼喊一声:“亲人啊,咱回家哇!”走西口汉子们齐声接应道:“回来了,亲人!”

声音在空中回荡,化作苍凉沙哑的歌声:

黄龙湾湾河曲县,三亲六眷漫绥远。二姑舅啊三姥爷,八百里河套葬祖先……

杨满山用独轮车推着母亲朝县城方向走去。坐在车上的杨母边咳嗽边说:“满山,扶我走……”杨满山停住车轻声说:“妈,路不好走,我扶你躺下吧。”

杨母听着大雁的叫声,着急地说:“快点,我估摸走西口的人这会儿该回



到渡口了，快去接你爹……”

杨满山劝慰母亲：“妈，你别着急，我爹要是回来，接不接都会回家。要是不回来，接也白接。”

杨母：“满山，别这么说。金窝银窝不如穷窝。火山村杨家院就是你爹的窝，他不回来，谁收留他？你扶着妈走，咱快点接你爹去！”

杨满山用肩膀擦着汗说：“妈，我爹这几年没有一点音讯，年年接，年年不见人影儿。你又病成这样，你再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家就塌啦！”

杨母咳嗽着说：“满山，苦了你了……”。

满山：“妈，有你在，我不苦。”车子歪歪扭扭远去。

蒲棒儿母女从堡子村山坡上走下来。

蒲棒儿：“妈，你坐下歇会儿，我叫我马驹哥一声。”

蒲母：“算了吧，咱娘儿俩走着去渡口。少招惹你马驹哥，他心眼太小，我不待见他！”

蒲棒儿：“他是我姑姑的儿子，我总不能不认表哥吧？我姑家有牛车，我叫上他一起去接我爹。”她朝着不远处的平川村喊：“马驹哥——”村里传来马驹的声音：“哎，蒲棒儿，哥立马就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马驹赶着牛车来到路边：“妗子，上车吧，咱们接我舅去。”

蒲母边上车边说：“马驹，等你舅回来，我们一起去看望你妈。”

马驹：“好，我妈就盼望着我舅平安回来。蒲棒儿，你也上车吧。”

蒲棒儿上车时回头看了一眼：“哎呀，那不是火山村的杨满山吗？他又要去接他爹。”

马驹：“接也白接，年年接，年年接不上。”

蒲母：“难为这孩子一片孝心。”

马驹不屑地：“那算甚孝心？有本事多赚点钱，让他妈过两天好日子。”

蒲母：“马驹，将心比心，你也该让你妈过两天舒心日子了。”

马驹不高兴地：“我让我妈有吃有喝，有穿有戴。她不舒心，那是她的事，与我无关！”

蒲母反唇相讥：“好好好，马驹好，马驹有孝心，马驹是大孝子……”

蒲棒儿噘嘴说道：“就不能少说两句嘛！马驹哥，停一停，我下车。”她跳下车，朝杨满山母子跑去。马驹着急地喊：“蒲棒儿，你要干甚？”

满山推车上坡，满脸大汗。杨母着急地：“满山，让我下去……”

独轮车一歪，几乎翻倒。蒲棒儿跑过来扶了一把，满山使劲撑稳车。



马驹跑过来生气地说：“蒲棒儿，少管闲事，快走。”蒲棒儿：“马驹哥，把大婶拉上吧，坐牛车稳当。”马驹看一眼杨满山，拒绝道：“那不行，我的车不拉病人。”

满山默默地把母亲抱到坡上，返身把空车推上去，再把母亲放到车上，他对蒲棒儿说：“大妹子，谢谢你。”他挎好褡带，握紧车把，朝前走去。

蒲棒儿跑到牛车边拿起一根绳子，拴在独轮车前边，帮满山拉车前行。

马驹着急地：“让她上车还不行嘛！谁说不让她上来！”他追上依然低头拉车的蒲棒儿，嘟囔道：“蒲棒儿，是我不对，我陪个礼行不行？”

蒲棒儿停下来对满山说：“满山哥，牛车稳当，让大婶上车吧，咱们快点去渡口接人。”

蒲母：“满山，快抱你妈上车，都有亲人走口外，咱们是一家人。”

马驹帮满山把杨母扶上牛车，满山推着独轮车说：“兄弟，谢谢你。”

杨母不时咳嗽，蒲母扶她靠住车厢。蒲棒儿给杨母捶背抚胸，轻声说：“大婶，别着急，咱一会儿就到了。”杨母慈爱地望着蒲棒儿：“好闺女，你心好，人样儿也好。”扭头对蒲母说，“他婶子，你好命，有个好闺女。”

蒲母：“还是你家满山好，后生家这么孝顺，力气也大，往后能顶起家道来。”

杨母叹气说道“唉，他爹要是回来就好了，就能给我娃成个家了。”她猛一阵咳嗽，蒲棒儿赶忙将她揽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：“大婶，你靠着我歇歇，别着急……”

马驹皱着眉头，用鞭子抽牛：“驾——”满山推车跟在后面。

河曲县西城门外残破的城墙前，层层叠叠的女人孩子们正焦急等待着归来的亲人。小贩们使劲吆喝。戏台上正演唱小戏《走西口》。

走西口汉子们从河对岸山顶冒出来。河这边一片惊呼：“回来了！回来了！”

汉子们迫不及待地山坡上滑下来。有人唱道：“树叶叶落在树根底，亲人总算回口里。双膝膝跪下单膝膝起，酒盅盅满酒迎候你……”

羊皮筏子和摆渡船缓缓靠岸。走西口汉子们从船上抬下一具具棺木。一群人跪地迎灵。蒲父高喊：“亲人啊，回家啦！”迎灵人哭着呼应：“回来啦，亲人！”

有个孩子从人群中跑出来，紧紧抱住一个男人的腿，高声叫道：“爹，爹！”那人抱起孩子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拥在一起，脸上挂满泪水。

这时一位少妇疯了样扑向一具棺木：“大虎！大虎哥，你咋就这么回来



了！”

有女人喊：“桃花，等等我，咱接大虎回家……”

蒲棒儿、马驹陪着蒲母朝西城门外码头走来，眼睛紧盯着下船的汉子们。

红柳吆喝：“桃干杏干果瓣子，杏瓣儿干烙儿海红子……”

蒲棒儿回头看了一下：“嗨，红柳姐。”

红柳：“蒲棒儿，过来，抓把杏瓣儿吃。”

蒲棒儿：“红柳姐，等接到我爹，我来买你的杏瓣儿。”

红柳：“今年收成好，老天爷给民国长脸了。过来尝尝，新炒的杏瓣儿，又脆又香。”

马驹走过来抓起一把杏瓣儿：“红柳，我替蒲棒儿抓一把，人们都说你炒得杏瓣儿好吃。”

蒲棒儿责备他：“马驹哥，你咋能这样？红柳家里养着个病爹，父女俩全靠这点小买卖过日子。”马驹尴尬地：“那——我就买点。”红柳大气地：“收不收还吃一秋呢，一把杏瓣儿算个甚？马驹，拿去！”

马驹扔下几个铜钱，拿了两包杏瓣儿塞到蒲母手里：“妗子，你尝尝，这可是花钱买的。”

不远处杨满山对躺在独轮车厢里的母亲说：“妈，我去打听一下。”杨母无力地挥挥手。

杨满山往前走了几步，拦住一个归来的汉子问道：“大叔，你一路上见我爹了吗？”汉子问：“你爹是谁？”杨满山：“杨二能，火山村的。”汉子：“好像听说过这个人，他是不是在后套挖渠？”杨满山急切地：“对对对，是在后套挖渠。你见过他？他回来没有？”汉子说：“倒是听说过他的一些事，可没见过他本人。”说完匆匆离去。

杨满山一脸茫然，来到红柳小摊前。

红柳：“杨满山，你又来啦？你爹有音讯吗？”见满山摇头，她又问道，“你妈咋啦？去年还好好好的呀。”杨满山没说话，继续往前走。

站在一旁的马驹不屑地：“这人真是个棒槌，这还用问？到河畔一看不就知道了！”见杨满山又截住一位汉子继续打听，马驹说，“一根筋，还要问！说不定他爹早就死在口外了。”

蒲母嗔怪地：“咋这么说话！”马驹：“明摆的事……”蒲棒儿：“马驹哥，你嘴上积点德好不好！”红柳：“喂，刘马驹，将心比心，别说人家的长短。”马驹恼火地：“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接我舅舅去。”



蒲棒儿母女边吃杏瓣儿边看着河边渡船。长得精瘦的没人疼悄悄溜过来，一把抢走一袋杏瓣儿，猛往嘴里塞。蒲母吓了一跳：“啊！没人疼，你个灰小子，吓我一跳。”

蒲棒儿惊慌地：“马驹哥，快来，抢人啦！”马驹闻声跑来，揪住没人疼一顿狠揍。人们围过来推倒没人疼：“狗改不了吃屎，打死他！”“没人疼，叫我一声爷爷，不然我踢死你！”

没人疼呻吟着说：“饶了我吧，我饿……”

杨满山走过来：“咋啦？别打人！”

有人喊：“你别管闲事，这小子又偷又抢，打死活该！”

满山一把抓住马驹喊道：“好歹是一条命，别打啦！”

马驹瞪着满山说：“我刚帮过你，你小子就翻脸不认人！滚开，我打死他！”

蒲棒儿惊恐地：“马驹哥，求求你，别打啦！”

有个人骑在没人疼身上狠狠抽打：“你不叫爷爷，爷爷今天就打死你！”

没人疼朝满山喊：“大哥，救救我……”

杨满山把那人提起来扔到一边，厉声喊道：“谁也不准动手！”他把没人疼拉起来问：“你偷谁抢谁啦？赶紧给人家赔个不是。”

没人疼给蒲母鞠躬说：“婶子，我没爹没妈没人疼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，你饶了我吧。”

蒲母把手里的杏瓣儿递过去：“快吃吧，婶子不怪你。蒲棒儿，去给他买几个盐干烙儿。”蒲棒儿答应着离去。

没人疼用衣袖抹抹脸上的泥土，对满山说：“大哥，谢谢你救我。”杨满山把手巾递给他：“兄弟，我叫杨满山。往后家里没吃的，就到火山村找我。”没人疼：“大哥，我没家，往后我就跟着你。”杨满山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行，有我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”

黄河边。蒲父帮着安排好迎灵事宜，背着四胡走到河边，撩起河水洗把脸，然后直起身子唱道：“不大大的小青马马多喂上二升料，三天的路程哥哥我两天到。东河畔阳婆西山畔落(lao)，跑口外的哥哥回来了！”

人们围上来堵住蒲父的去路：“蒲棒儿她爹，唱得好！”蒲父说：“那当然！咱就是靠唱曲儿吃饭的人嘛。”“那就停下来好好唱几段，反正已经到家啦，不着急。”“你们不着急，我着急。不唱啦，老婆和闺女肯定接我来啦。”

远处蒲棒儿和马驹大声喊：“爹，爹——”“舅舅——”



蒲父挤出人群：“咋样，来了吧？听见家里人的说话声，比喝了蜜还甜！”

蒲母领着蒲棒儿、马驹走过来：“也不看看地方，走到哪儿就是个唱！”

蒲父：“回家了，又看到你们了，我不是高兴嘛。”

蒲母：“成年累月让人揪心揪肺的，还高兴！”

蒲棒儿：“我爹平平安安回家了，当然高兴啦。”

蒲父：“还是闺女知道我的心。今年年成好，我也回来了，能不高兴嘛？蒲棒儿她妈，想我了吧？”

蒲母：“别瞎说！”心疼地，“你瘦了。”

蒲父笑笑：“有钱难买老来瘦嘛。”

蒲棒儿：“谁说我爹老啦？我爹是全家的顶梁柱，再过二十年也不老。”

蒲父：“蒲棒儿，有你这话，爹在口外受死受活都没说的。走，回家！”说着拉住蒲母的手，哼唱道，“一把拉住妹妹的手，喜喜乐乐往回走。”蒲母看看四周，不好意思地甩开手：“你就不能正经点！蒲棒儿，拽住你爹那狗爪子，回家！”

马驹羡慕地看着这一家人，跟着朝前走去。

杨满山拦住一个人问：“大叔，你见过我爹吗？”那汉子问：“是杨二能吧？听说他在后套修杨家渠，我好久没见他了。”

杨满山又拦住一个人问：“我爹叫杨二能，火山人，你见过他吗？”那人摇着头离去。杨满山呆呆地站着，不知该再问谁才好。

杨母支起身子坐起来，无力地叫着：“满山，再问问……”

蒲棒儿跟着蒲父走过来，见杨满山呆呆地站着，低声说：“满山哥，你妈叫你。”

蒲父走到杨满山跟前：“你是火山村的杨满山吧？”

杨满山满怀希望地：“对，大叔，我是火山村的杨满山，我爹叫杨二能，你认得他？”

蒲母走过来，同情地看着满山。

蒲父：“我不认识你爹，但是我知道他。杨满山，口外有人给你家捎了点钱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银票，“这是银票，你拿好”。

杨满山不明白地：“捎甚钱？谁捎的钱？”

蒲父：“捎钱的人不让说名字，你要想知道底细，开春以后自己到口外打听去。”他端详着满山说，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到口外找你爹去了。”

蒲棒儿低声说：“爹，你没看见嘛，他妈有病。”

杨满山：“大叔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肯定见过我爹！”

蒲父：“我只听说你爹在后套修渠。后套离包头很远，我就是想见也见不上。带上银票回家去吧，别多想了。”

杨满山：“大叔，我爹是不是出事啦？”

蒲父：“咱这地方，十年九旱，男人迟早得走口外。赶明年你跟上我到口外去，边种地边打听你爹的下落。”说着要与蒲母她们离去。

杨满山怨恨地：“是不是我爹死啦？”

蒲父：“你不要瞎猜疑，我一路上问过赶灵车的，没有你爹杨二能的牌位子。你带上银票到票号兑成钱，回去好好过日子。”

杨满山气愤地：“我爹都不回来，还过甚的好日子！”

戏台上还在唱着《走西口》，杨满山突然朝台上喊：“别唱了！”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。杨满山心烦意乱地喊：“别唱了，行不行！走西口，走西口，唱得人都不回来了，还唱甚的走西口！”说着把银票撕得粉碎。众人惊呆了。

没人疼心疼地喊：“满山哥，那是银票！”

众人议论：“这后生也真愣，咋把银票也撕了！”“听说王府的二奶奶看上他爹了。”“噢，怪不得几年没音讯，怕是进王府享清福去了吧！”

杨母一听，当场昏了过去。站在一边的蒲棒儿吃了一惊，俯身喊叫：“婶子，婶子！”她上前摇摇杨母，赶紧去找水。

杨满山仍忿忿地：“好好的一家人都走散了，要钱有甚的用处！”他将撕碎的银票抛向空中。没人疼忙着去捡，被众人压倒在地。满山把他拉起来，说：“兄弟，钱得自个儿去赚，你别自己糟贱自己！”

蒲棒儿端着水朝满山喊：“满山哥，杨满山，快，你妈昏过去啦！”蒲母推推满山：“满山，快过去看看！”

独轮车前围着好多人。杨满山拨开人群，焦急地喊：“妈，妈，你醒醒，妈！”杨母微微张开眼，抬抬手。杨满山：“妈，咱不等了，咱回家！”说着挎起裤带。

蒲棒儿：“满山哥，坐牛车走吧，我们送你回去。”

满山：“不用了，回时候不着急，我们慢慢走。”

没人疼找来绳子拴在车头上，拉着车说：“哥，咱回家。”

蒲母攥着杨母的手说：“她婶子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今年等不上，还有明年。”

蒲棒儿买了条红裤带拴在车上：“满山哥，拴上吧，红红的图个吉利。”

杨母挣扎着对蒲棒儿说：“闺女，抽空来看看我……”

蒲棒儿：“嗯，大婶，你保重身体……”

马驹：“蒲棒儿，别说了，快走吧！”蒲棒儿瞪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众人同情地看着独轮车远去。

人群渐渐散去。岸边留下空空的渡船和漂浮的羊皮筏子。

河水滔滔，浊浪拍岸。

杨满山推着车不时问：“妈，你好点吗？”杨母叹口气，没答应。满山说：“妈，你别着急。只要你身体好点，明年一开春我就到口外找我爹去。”没人疼接着说：“我也去，我陪着我哥。”杨母叹口气说：“你爹把咱娘儿俩扔下不管了……”杨满山：“妈，你不要瞎猜疑，不是还有人惦记着咱家嘛，要不捎钱干甚？”没人疼：“真可惜，那么多钱！”满山逗他：“多少钱，你看见啦？”没人疼憨笑着摇摇头：“我要是看见，我早就抢走了，哪能轮到你撕它！”

蒲母捧着一块绸料从商铺走出来：“买点布就行了，你说你贵巴巴地买绸子干啥？”

蒲父：“这是哈达绸，你们母女俩一人做上一件褂子，夏天穿上凉快。走口外图个甚？就是图过上好日子。不怕，只要有我，保你们母女俩要甚有甚，想吃甚就吃甚。”

蒲棒儿：“爹，你每年走遍鄂尔多斯，甚事情都知道，你要是知道满山他爹的事，你就告诉人家，看把他母子俩急的！”

蒲母笑了：“咱闺女还念叨刚才的事呢。”

蒲棒儿：“妈，你也看见满山着急的样子了，到底是谁给他家捎的钱啊？”

蒲父：“火山村那么穷，这小子还真有点倔脾气，竟然把银票给撕了！”

蒲母：“我看这后生有骨气。钱是好东西，可要来得明明白白，花得清清楚楚。”

蒲棒儿：“那银票到底是谁捎的？是不是人们说的那个王府女人？”

马驹：“蒲棒儿，又不是咱家的事，你管它谁捎的呢！”

蒲棒儿瞪了他一眼：“我偏要管，咋啦？”马驹看看蒲棒儿，不作声了。

蒲父：“蒲棒儿，捎钱的人不让说。”蒲棒儿：“自家人也不能说呀？”

蒲父笑着拍了拍女儿：“对，走口外的人，不管有钱没钱，谁也不能说瞎话。爹已经答应过人家，再问，爹可就作难啦！”随口哼道：“一进大门羊羔羔叫，看见妹妹迎面面笑。上了热炕脱了鞋，今年的生死我保回来……”

一辆灵车朝堡子村驶去。人们搀扶着几近昏厥的桃花跟在后面。

蒲棒儿惊讶地：“那不是桃花嘛！爹，是不是我大虎哥出事了？”

蒲父：“唉，年轻的，死在口外了。”



蒲母吃惊地：“啊？他正月才成亲，咋这么快就没有了？桃花往后可咋活呀！”

蒲棒儿：“妈，我去看看桃花。”马驹说：“我也去。”蒲母阻拦说：“你就别去了，后生家别往人家家里跑。”马驹只得停住脚步。

蒲父：“马驹，你妈身体还好吗？”马驹憋气地：“挺好。”

蒲母讥讽地：“马驹可孝顺啦，成天守着他妈，就怕他妈出了花花事。门前门后挖了闪人的窖，连狗都跳不过去。墙头上阡满葛针林，连麻雀儿都飞不进去。这倒也是，寡妇人家，就怕外人说三道四。”

蒲父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事都传到包头去了。马驹，你也长大了，把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好不好？人们夸你聪明能干，闻一把土就能知道年成好坏，往后好好种地，少管你妈的事。”

马驹：“舅舅，那都是有人逼的。我爹死得早，我得顶起门户来。我家又不是大车店，谁想来就能来。”

蒲父：“开春后跟我一起到口外去，像你爹那样干点男人该干的大事情！”

马驹：“我妈身体不好，我不放心。”

蒲父生气地：“你刚刚还说你妈身体挺好，咋一眨眼又不好啦？不放心不放心，不就是和锁田那点烂事嘛！锁田和你爹是一块儿走口外的好朋友。你爹死后，全凭锁田帮你家这么多年，你小子恩将仇报，还有点良心没有？再说，锁田帮你家就一定有事了？你回去跟你妈说一声，明儿我去看她。”

马驹把手中的东西放在地上，赶着牛车就走。

蒲父：“这孩子，心思咋这么重啊？”

杨满山将独轮车停在火山村山脚下，对没人疼说：“兄弟，替哥把车还给那家人家，完了跟哥回家。”说完背起母亲。一长者从一院落里走出来：“满山，今年又没接上你爹？”满山没吱声，往山坡上走去。老者问：“你妈这是咋了。”杨满山说：“路不好走，一路上颠的。”长者叹口气说：“唉，先人把你们村安在山尖子上，倒是躲过了打仗，可是躲不开这挂鼻子山坡。这路常人都受不了，别说你妈的身子骨了。”他对跟着的人们说：“来，大伙儿帮帮满山。”

几个村邻将杨母抬进来，放到炕上。没人疼连忙给杨母盛了一碗水。隔壁二婶接过碗来轻声呼唤：“满山他妈，你醒醒。”杨母微睁眼睛，呆呆地看着窑顶。隔壁二婶将碗放在一边，叹口气说：“满山他妈，别想那么多事，你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唉，口里的女人就是命苦，开春大雁一来，男人拔腿就往口



外走，女人留也留不住。到秋后男人总算回来了，一搭儿住上两三个月，转眼又要走口外。男人要是不回来，一家人就揪心揪肺地盼着、等着。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嘛！”

杨满山走到炕边，给母亲盖好被子。

一长者：“满山，早点成家吧。咱们是火山杨家的后人，你家就你一棵独苗苗，成了家有个孩子，杨家的香火就续上了。”

杨母呆呆地自语：“咱家穷，没福气，找不上蒲棒儿那样的好闺女……”

堡子村李家院里。蒲棒儿劝桃花：“……桃花姐，家里出了这事，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，你想开些。甚时候埋啊？”桃花：“过几天吧，让大虎在家多住几天。”说着低下头，泪水流了下来。蒲棒儿：“唉，咱们的命，比纸还薄！”桃花叹气说道：“命再薄，咱总还活着。可大虎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。他的命，比咱还薄。”

蒲棒儿继续劝解：“姐，别难过了，人死了不能复生，咱还年轻，上边还有老人，日子再苦，还得活下去。”

桃花哀怨地：“蒲棒儿，姐和大虎满打满算做一个来月的夫妻，就变成寡妇了，真应了戏里唱的：正月里娶过门，二月你西口外行。眼下刚刚收完秋，他就把我撂下了，就再也见不着了。往后就剩下小寡妇上坟了……”

蒲棒儿：“桃花姐，你想开些，山曲儿里说，山背后的日子比天长。再熬上几年，说不定能熬出好日子来。”

桃花流着眼泪说：“蒲棒儿，你别劝了。你是名正言顺的大闺女，你或许能熬到好日子。姐已是李家的人了，只能乖乖儿守着门户。往后谁给姐担水拉炭，谁给姐收种庄稼？熬熬熬，姐熬不出来。姐连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苦菜那种苦日子都过不上了。”

蒲棒儿：“不是有我嘛！”

桃花摇摇头：“等你成了家，你连你也顾不过来。”

蒲家里屋。蒲母正在油灯下缝补丈夫的上衣。

蒲父走进来：“蒲棒儿她妈，明天再缝吧，睡觉。”蒲母：“再等等。看看炉子里的火熄了吗？”“早熄了。”“大门关好了吧？”蒲父笑着说：“有我在，关不关大门都没事。”说着跳上炕夺过蒲母手里的衣服往边上一扔，急切地扑过去。蒲母用力推开他：“你就没个够！”蒲父说：“一年就盼着这两三个月，回家来就为了老婆娃娃热炕头！”说着又要吹灯。蒲母连忙拦住他：“别急。我还有话说。”“明天再说，话又放不凉。”“那不行，你听我说完。”

蒲父扫兴地盘腿坐下：“说吧！”“我跟你说说你姐的事儿。”蒲父不耐烦地：“我姐的事有啥好说的？她为刘家守了十几年寡，你说甚时候是个出头之日？”“村里人背后指指戳戳，你也不嫌难听！”“不就是她和锁田那点事嘛。真要有事，到时候我张罗着给他们办一办，看谁还敢鬼说六道！要是没事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说不塌天也说不塌地。”“人们说长道短，我捂住耳朵，不听！可马驹老追咱家蒲棒儿，我可不能让蒲棒儿不明不黑担上一股赖名声。闺女大了，该寻个人家了，你是她爹，你说咋办？”“咋办？谁也没说过蒲棒儿非嫁给刘马驹是不是？闺女的事，你们母女做主。你们找好了，告我一声，到时候，咱雇上城关的鼓，巡检司的轿，毕特齐的唢呐子，喇嘛湾的号。轿夫都戴上红缨帽，一进门通通放上两个连二炮……”

蒲母生气地：“和你说正事呢，别拿二人台里的戏词儿哄我。你娶我那会儿也没这么红火过。那都是戏里头的排场，轮不到咱穷人家。”

蒲父愧疚地：“唉……”

蒲母：“她爹，我嫁给你整整十九年了，每年一开春你抬腿就走，把这个破窝扔给我，白天捡柴挖苦菜，黑夜守着空院听耗子打架。心里有话，我只能憋着，实在憋不住，我就对着灯头说话。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……总有一天，我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嫌弃我。”

蒲父心疼地揽住妻子：“妹子，哥对不住你！”

杨家窑洞里灯光摇曳。没人疼已经睡着了。

杨母眼前晃动着丈夫杨二能背着行囊一步一回头的影子，她说：“满山，你爹为人忠厚，心地善良，他的品行，妈最清楚，你别听外面人瞎说八道。”

满山：“妈，我知道，我不信……”

杨母：“……你爹心灵手巧，不光是种庄稼的好把式，他还会木工、泥工，会擀毡，会缝皮袄，还会拉胡琴、唱曲儿。他窝在咱这地方施展不开本事，这才走了口外。听人们说，他一到口外就给人家修水渠去了。”

杨满山：“咱这里的地要是平展展的，我爹也不会出口外。”

杨母自言自语：“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苦菜……可到了寒冬腊月数九天，女人上哪儿挖苦菜去？”她陷入一种幻觉中：“满山，妈要是不在了，往后谁照顾你啊？”

杨满山：“妈，咱不说这事。”

杨母顺着自己的思路说：“蒲棒儿那闺女，长得袭人，心地也好，可惜，咱家穷，没那命，捞探不上……”

没人疼翻了个身又睡着了。满山给他掖掖被子，说：“妈，天不早了，睡



吧。”

他吹熄灯，躺下了。

蒲家院里。蒲棒儿正在给父亲洗衣服。蒲父端着铜盆走出来，说：“蒲棒儿，起得这么早啊？”蒲棒儿：“爹，你的衣服是咋穿的？”蒲父：“咋啦？”蒲棒儿：“真脏，洗了三次还有泥，你看，这水成了黑汤子了。”蒲父：“回来整整走了七天，又过沙漠又过河，翻霸梁时怕土匪抢，我故意在污泥里泡过。走口外，不容易呀。”蒲棒儿：“爹，我知道。”蒲父：“蒲棒儿，你觉得你马驹哥人咋样？”蒲棒儿：“挺好的，爹，你问这干啥？”

蒲父擦着脸，没回答。

马驹坐在他家房顶上，向蒲家方向张望。

马母在院里喊：“马驹，下来，你在房顶上干甚？”马驹没有应声。

马母：“你舅一阵阵就要来了，你下来帮我收拾收拾院子。”马驹探探头，不吭声。

马母：“你没听见我说话啊？你别跟我怄气，我不是不让你走口外，你爹走口外累死了，扔下这个家走了，你要是再有点闪失，妈就没法活了。咱家就在黄河边，有河畔那点水浇地，饿不死咱娘儿俩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马驹：“听见了听见了！你活得挺滋润。”

马母：“谁说这话来？我咋个滋润法？”

马驹：“滋润不滋润你自己知道。反正我要走口外。”

马母：“那你走！一开春就跟你舅舅走去！省得每天和我怄气。”

马驹：“你让我走？我偏不走。我就不走！”

马驹突然站起来，瞪圆眼睛盯着院外面。

马驹家院外官道。身体强健的锁田赶着羊群哼着曲儿从官道上走来：“阳婆儿上来云遮住，瞭不见妹妹墙挡住。村里头起了一层雾，瞭不见妹妹泪罩住……”

马驹站在房顶上对着锁田喊：“喂，我说过不让你从我家门前走，你耳朵里塞上驴毛啦？”

锁田：“哟，你小子长成人啦？我唱曲儿关你甚事？”

马驹：“总有一天，爷打断你的腿！”

马母：“马驹，不准骂人！”

锁田：“马驹，你不能这么说话，这是出村的路！”



马驹：“你还有理了？爷就不让你走！你再要走，爷一锹劈死你！”说着下梯子拿锹。

马母上前扭住儿子：“马驹，你锁田叔是你的长辈，你咋能这么骂他！”

马驹不管不顾朝大门走去，马母跑过去夺锹，母子俩撕扯在一起。

蒲棒儿一家提着礼品走来，与锁田和他的羊群碰面。

蒲棒儿：“锁田叔！”锁田：“哦，蒲棒儿来啦？”

蒲父：“锁田哥，你还好吧！”锁田尴尬地：“噢，兄弟，你回来啦，来看你姐啊？”

蒲父：“锁田哥，赶明儿咱兄弟俩聚聚，喝盅酒。”锁田敷衍道：“噢，好好！”离去。

蒲母不高兴道：“你和他喝甚么酒？”

蒲父生气地道：“我们是好兄弟，你别管！”说着过去敲门，不料跌进闪人窖，蒲父恼火地：“这是马驹挖的吧？”

蒲母使劲拉住他，险些摔倒。蒲棒儿在一旁笑了。蒲父瞥她一眼：“还笑！”

蒲棒儿上前敲门：“姑姑，姑姑！”

马母从屋里跑出来：“哎，来了来了，姑姑给你开门！”

马驹忙去开门：“舅舅，妗子，蒲棒儿，你们来啦！”

蒲父拍打着身上的土，瞪了马驹一眼：“看你这点儿本事！”

马驹低下头，扯了一下蒲棒儿：“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马母看了他们一眼，叹气说道：“唉，只有见到蒲棒儿，马驹才像个人。他成天在姐面前念叨蒲棒儿，只要蒲棒儿一来，他就眉开眼笑乖得像只绵羊，就不跟我顶嘴了。”

蒲棒儿悄悄踢了马驹一脚：“谁让你念叨我来！”马驹低声嘟囔：“我就念叨你，谁也管不着……”

蒲父看见马母手伤，关切地问：“姐，你手咋啦？是不是马驹又气你了？”

马母掩饰地：“不是不是，是我不小心弄破的。进屋吧，姐总算又把你盼回来了！”

蒲父朝着马驹喊：“马驹，你给我过来！”马驹不情愿道：“舅，咋啦？”蒲父：“咋啦？马驹你不走口外也算，你不能老气你妈。你看看你把这个院糟蹋的。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你防狼似地防着乡亲们，以后万一遇点甚事，谁还敢来帮咱们？快，把墙上的葛针都砍了，把门口的坑填平！”



马驹苦着脸说：“舅……”

蒲父：“听见没有！”

马驹：“……听见啦。”

蒲棒儿看着马驹。马驹歪着脸，看着远处。

马母屋里。柜顶上供着写有“先父刘宽河之灵位”字样的灵牌，灵牌上方挂着一幅“德似长河”的木匾。蒲母将礼品放在柜子上。蒲父环顾屋里，在马驹他爹灵位前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姐，看你这日子过的！”

马母边从余子里倒水边说：“挺好，马驹会种庄稼，姐家里有吃有喝。”

蒲父犹豫道：“姐，要不这样……”

马母看了他一眼，问：“兄弟，你想说啥？”

蒲父低头说道：“我干脆把话挑明吧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姐，要不我跟锁田说一声，让他请上几桌饭，你们就一搭搭过吧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嘛！”马母欲言又止：“兄弟……”

蒲母一直瞪着丈夫，蒲父假装没看见。马母看了蒲母一眼：“唉，姐这本经不好念。这些年锁田一直帮衬我，可也坏了姐的名声。如果我和锁田过到一搭儿，马驹还娶不娶媳妇啦？”

蒲母：“咱马驹光眉俊眼，不愁娶个媳妇。”

马母试探道：“如果蒲棒儿能许给咱马驹，姐就算熬出来了。”

蒲母：“姐，你可别往这儿想。”

马母尴尬道：“他们自小一起长大，姐是那么想的。”

蒲母：“姐，你想是你想，我们可没往那儿想过。”

马母尴尬道：“那就算姐没说这话。都怪姐，姐名声不好；可姐又该怪谁呢？”她指着灵位说，“你姐夫帮不上我，锁田又来路不正。姐难啊！”

蒲父：“那就把来路捋正！这事我做主了。”

马母：“兄弟，在你姐夫灵位前说这种话，不是害你姐嘛！再说……马驹也不让……”

蒲父：“马驹管不着这事！”

蒲母撇嘴看着丈夫。

马驹挥锹砍墙上的葛针，砍两下又停下来。

蒲棒儿赶忙问道：“马驹哥，咋不砍啦？”

马驹：“我好不容易才攀上去，你爹二话不说就让我砍下来。我不想砍。”